

## 二、小說實驗之一：意識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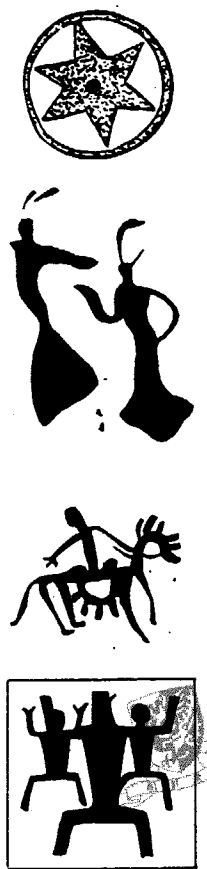
劉以鬯的《酒徒》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後即被評論界譽為「中國首部意識流長篇小說」，但作者對此提法「很感不安」，似乎也頗有保留，僅承認在《酒徒》中「有意識流手法」。

而「不是靜態的對內心做持續的省察，進行自由的沒有自覺控制的追憶、思維和聯想，因而他勢必涉及外部與內部兩個方面。這樣，《酒徒》既具有意識流小說所缺乏的相對連貫的情節性，又不像傳統小說那樣曲折和複雜，它主要通过小說主人公與張麗麗、楊露、司馬莉、包租婆和莫雨、麥荷門的關係來表現的。前一組形象暗示了小說主人公對現代社會中兩性關係的印象；張麗麗與楊露是隨從於「利」的，司馬莉和包租婆是隨從於「性」的，她們代表了兩性關係建立在愛情之上的神話已為

# 劉以鬯的實驗

## 小說(二二) 劉以

### 《鬯實驗小說選》後記



寫作技巧？這在理論界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我不想介入此間，只相信一個事實：使用過意識流技巧的小說，並不能都說是意識流小說，也就是說，意識流還不能僅僅歸結為一種技巧和手法。如果我們把作品本文看作為一個虛構的敘述者向一個虛構的被敘述者傳達敘述內容，把針對內容而言的稱作「故事」，針對敘述者如何傳達敘述內容而言的稱作「敘述」，那麼，把意識流僅僅看作為一種技巧，顯然僅僅涉及了意識流的一個層面：「敘述」，而缺少了另一個層面「故事」。

現代社會所粉碎的現象。莫雨、麥荷門和小說主人公的經歷則反映了文學的神聖性、嚴肅性在商業社會中的消亡。莫雨的行騙，麥荷門的無能而為以及主人公的有能而不可為都說明了文學已從神聖的殿堂淪落為商品和謀生的手段的狀況，可以說，傳統的支撐着人生信念的兩大支柱——愛情和事業的價值意義的體系徹底崩潰。但這些形象都不過是在展開小說主人公內心的矛盾和掙扎以及對人生和人性的思考和認識的觸媒，事實上，小說中的這些形象不

事實上，「意識流」這個名稱本身就是以「故事」的特點命名的，作為故事臨時的意識流，它所敘述的內容應該主要是一個或幾個個人的意識活動，因此，羅伯特·漢弗萊在他的《現代小說中的意識流》中說「鑒別意識流小說最迅速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題材」。對於現實主義小說家來說，題材即是主題和情節，是外部的人；對於意識流小說家來說，却是精神存在和精神活動，是內部的人，這構成了意識流小說的首要特徵。

《酒徒》並不是通篇都以小說主人公的意識活動作為基本題材的小說，但却是以刻畫小說主人公的心理和精神活動為重點為目的的小說，作者着力表現的是「書中主角的內心世界受到外界壓迫時所引起的衝突」，這不僅是劉以鬯實驗小說理論也是他創作的一個重要特點，他雖着眼於內心，但是在外界壓迫下的「內心衝突」

僅算不上是有血有肉的圓型人物，甚至算不上一扁平的「性格」的載體而已。他們在小說中的功能不是展開情節，而是作為外界刺激物，引起心理和情緒的反應，而小說主人公對這些內心反應和感受及由此進行的思考和認識才是這部作品最富於色彩和內涵的部分。可以說，從「故事」範疇來看，《酒徒》已基本具備了意識流小說的特點，只不過《酒徒》的「觸媒」比較複雜而且發展，是一個行動，或幾段情節，不像一些經典的意識流小說那麼單純而集中，比如，只是一個牆上的斑點或一個花壇之類，由一點而反復展開一個人或幾個人幻覺的瞬間。

作為敘述範疇的意識流，所指的已不是意識活動本身，而是敘述意識活動的手法了。那麼意識流小說共同的並傳之與其他小說在敘述形式上區別開來的技巧是什麼呢？這恐怕難以概括，但意識流小說的作品已經為所有這些方法和技巧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證明。

由於人們確信人的意識不是靜止的，而是流動的，因而描寫意識的流動狀態就成為意識流小說的一個主要的手法和特徵。也許正是從這一特點出發，《酒徒》的作者和一些評論者不願為《酒徒》貼上意識流的標籤。劉以鬯明確地說「在《酒徒》中雖有『意識流』手法，但我所注意的，主要是時間的蒙太奇，對於『流』，我不太注意。也許這有個理解和認識的問題，小說中用來控制意識流活動的主要技巧是運用心理自由聯想的原理，而體現這一原理的往往是通過「內心獨白」，因而，有人把意識流和內心獨白相提並論。不過，在意識流小說中，控制意識活動的手法並不限於內心獨白，還有其他的方法，其中之一是電影手法，或稱蒙太奇。劉以鬯所說的「流」大概即是指意識流小說中常用的內心獨白。儘管在《酒徒》中，作者也運用了自由聯想的原理，並包括號非常清晰標示出它內心獨白的性質，但顯然敘述缺乏注意力焦點的持續性和不斷展開的連貫性，不是那麼自由和不自覺，不太像聯想。正像作者所說，他力用的是一時間的蒙太奇——即主體可以在空間上保持不動，而人物的意識卻可以在時間上移動，即是此時間的形象及思想活動與彼時間的形象及思想活動的「疊印」。這種手法很適於表現「感官印象」，它是作家記錄純粹感覺和印象的一種最徹底的手法。在感官印象階段，頭腦一般說來是消極被動的，只受瞬息即逝的印象的約束，這正與酒徒醉後的「朦朧世界」以及作者所主要想表現的對一些「現象」的「印象」——拍即合。一般來說，感官印象所涉及的是距離注意力中心的最遠的一部分意識，因而，它與內心獨白幾乎總是十分活躍地追蹤意識活動的手法不同，經常是片斷的、跳動的，也正是在這方面，《酒徒》顯示了自己的鮮明特色：一般的意識流小說以「內心獨白」為主，以「感官印象」為輔，而《酒徒》則是以「感官印象」為主，以「內心獨白」為輔。

對於意識流小說家來說，結構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傳統小說可以依靠情節本身建立起藝術所不可缺的統一性，意識流小說家却要將人物偶然想到，感受到或想像出的雜亂無章的材料作為它的內容一個意象，飛速閃爍的感官印象以及對文學結構論和批判，都顯示出敘述內容的支離破碎和混亂。這樣，《酒徒》的作者同樣面臨着如何把支離破碎的材料連成一體的問題，也同樣有所變異地採用了意識流小說家所慣用的結構模式。

劉以鬯在《酒徒》中至少使用了三種結構模式來達到有機統一的目的。一是以一個人的意識作為縱貫始終，以一個人物的視點和視角出發，把注意力集中於主人公的感受上，於是客觀環境和人物都經過主人公主觀的過濾，而顯示出一定的統一性。二是表層敘述的形式循環系統。小說以主人公的醉與醒，醒與醉，從現實到夢幻，再以夢幻到現實的一種相對整齊的循環形式進行。這種結構方式不斷反覆地把「醉酒」作為展開朦朧世界「感官印象」和發泄那結結的因緣，引帶出與該場景並無特殊關聯的各種信息和背景，或抓住一點鋪陳開來，極盡膨脹，使過去、現在和將來自由穿插；任回憶、想像、議論隨意交織，而主人公醉後的因緣又聯系着一個特定的社會現實，從而把主人公的客觀生活和社會環境，他對自己的生活的社會環境的認識和感受以及客觀生活和社會環境對他的刺激，他的掙扎相互交織在一起，表現了人類生活的雙重性——內心生活與外部生活同時並存。三是象徵性的結構。這種結構模式不僅是一種外在的聯繫形式，而且是顯示意識，從內部建立起深層聯繫的形式。《酒徒》的深層結構是靜態的建立在類比的邏輯關係之上的。小說接近結尾處出現的雷老太太形象是籠罩全文的象徵性形象，她的自殺可以有兩種解釋：或許是因為酒徒殘酷地打破了她把酒徒錯當作自己兒子的幻覺，使她沒有目的再活下去；或許是她正為這個幻覺所害，像她臨死前所說，她生了個逆子，沒有理由再活下去，不管怎樣，任何一方的絕望都把她置於死地。雷老太太把酒徒錯當作自己去世的兒子的行為特徵與酒徒本人痴戀在商業社會中死去的文學和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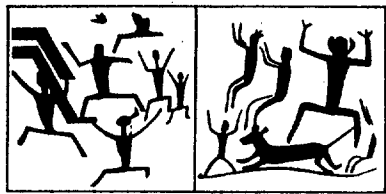
# 劉以鬯的實驗

## 小說(二) —— 《劉以鬯實驗小說選》後記

李今

具有着某種共同性，而她最後的絕望心境也正是酒徒或為承認了文學和愛情已經死去的這一殘酷事實而絕望，或為拒絕承認這一事實，而對其所受的踐踏痛心疾首的精神體驗，可以說，她的情感歷程與小說主人公是一致的，而他們作為形象的內涵也是是一致的。

就《酒徒》的深層結構來說，酒徒與雷老太太是一種類比關係，「酒徒」這一形象本身也可以說是對人類行為的一種類比和概括。小說開篇不久主人公就以內心獨白的形式議論說：「人是上帝的玩物嗎？上帝用希望與野心來玩弄人類？……然則人生的一最後目的」究竟是什麼？答案可能是「人生根本沒有目的。造物主創造了一個謊言，野心、慾求、希冀、快樂、性慾……都是製造這個謊言的原料，缺少一樣，人就容易獲得真正的覺醒。人是不能醒的，因為造物主不允許有這種現象」。這段話暗示了酒徒這一形象內涵的意義，人總是受着希望和野心的誘惑，就如酒徒沉溺於酒中不能自拔，小說主人公戒酒而不能，醉酒而不忍的矛盾狀態與他要徹底拋棄文學而不忍，變戲身文學又不能的



。為了使自由馳騁的意識能夠集中起來，意識流小說家不得不格外依賴一定的模式或說是形式來使他的素材顯得秩序井然。在這方面意識流小說結構設計精巧的特徵已顯示出了非凡的創造性。《酒徒》儘管有一定的情節性，但它那經常是一句變換矛盾心境是一致的，而這也暗示着人類行為的某種共同特徵。可見，《酒徒》書名

本身至少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指小說主人公這一具體形象；二是指他作為人類行為的抽象象徵。如果像小說主人公所說，加謬是「對於有關人類行動的一切，皆表樂觀；但是對於有關人性的一切，皆表悲觀。」那麼，《酒徒》的作者似乎是對於有關人類行動的一切，也皆表悲觀。《酒徒》創造了一個絕望的世界，它反映在商

業社會中，人的精神意義的崩潰，面對這一個不可挽回也無法重建的價值體系的崩潰，人在內心中所普遍感受的迷惘、矛盾和混亂、痛苦、煎熬和危機。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儘管以理智上懂得了在現代商品社會對精神意義的信仰已是不可能，但從感情上却難以放棄對精神意義的追求，他的理論說服不了自己的感情，因而他不能像西方一些現代主義作家那樣，以一種荒誕不經丑角式的滑稽方式表現一種輕鬆的絕望，《酒徒》對人類的絕望情緒反映着作者的不甘與執着，是痛心疾首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酒徒》的確通過設計精巧結構嚴謹的佈局把零散的片斷的內容材料組織成了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儘管敘述內容五花八門，但決不雜亂無章，讓人不能不驚嘆作者高度的組織結構才能。

未完待續



所有社報  
印得翻印

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